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遼遠的鄉村

袁文殊著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此劇係寫一個共產黨員的幹部在解放戰爭形勢大發展的時候，上級把他從一個繁華的都市調到一個遼遠的鄉村去當區長兼區委書記。這個地區由於工作開闢較晚，羣衆覺悟較差，因之反動分子仍在暗中活動，破壞社會建設。但是由於這個幹部能夠處處依靠羣衆，積極的提高羣衆的政治覺悟，以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終於肅清了該區的反動分子，領導羣衆發展生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建設起新的農村景象。他的原來留戀都市生活、不願到農村吃苦的妻子，也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鍛鍊。此劇對於一般的下級地方幹部和新解放區的羣衆都有其積極的教育意義。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遼遠的鄉村

袁文殊著



中華書局出版

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製片廠

於 一 九 五 〇 年

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

人物：

王漢龍——二十七歲。

張娟——十八歲，王漢龍的妻。

梁成中——二十八歲。

秦二虎——二十四歲，民兵隊長。

東村主席——三十歲。

西村主席——二十八歲。

農會主任——三十來歲。

婦女會主任——二十三歲。

李桂蘭——二十一歲。

老張頭——六十三歲。

個老頭——六十一歲。

老孫——中農。

關麻子——二流子。

民兵甲及其他民兵多人。

羣衆甲、乙。

羣衆多人。

小學生數十人。

孫慶堂——外號「東霸天」，四十五歲，被鬥地主。

孫秀梅——二十三歲，地主之女。

李尖頭——江湖醫生，暗藏的國特。

匪特——四人。

省主席。

張政委——縣委書記。

李秉如——鄰區區長。

張英——秉如妻。

謝永貴——通訊員。

其他男女幹部。

這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旬的某日上午。

在中國北方某大城市的江畔。清風飄蕩着江岸的垂柳，陽光照耀着滔滔江水。輕快的遊艇在水面上穿梭，悠揚的歌聲飄渺在雲間——許多青年男女在划船。張娟和李秉如、張英夫婦划着一隻小艇在離江岸不遠的地方徘徊。另外的三個地方幹部（其中有一個女的）也划着小船迎面過來，他們愉快地打着招呼。

幹部甲：喲，張娟，怎麼你們船上少了一個人呢？

張娟：他到組織部談話去啦。

幹部甲：唉呀，真不是時候。

秉如：你別說了吧，人家急死啦！

張娟：去你的吧！

秉如：怎麼，你不急？唉，新婚燕爾，人之常情嘛。

張娟：英姐，你看他！

張英：你到是急不急呀？

張娟：看你！（打了張英一下）

張英：（故意的）哎喲！（弄得小船震蕩起來）

衆人大笑。

秉如：（突然地）呵，他來咯！

張娟：（果然急忙回頭往岸上看，但不見人才知道受騙）哎呀，我不來啦！英姐你不管

管他？

秉如：（從口袋裏掏出王漢龍的照片來）在這兒，呶。你看這回照得不錯吧？（把照片

給她）說正經話，小張，你們這回到了南方可別忘了老朋友啊！

張娟：（接過照片，端詳着）忘不了，區長！

秉如：怎麼，你還要和我鬥呀！你想我叫你部長太太是不是！

張娟：（妥協地）好好，不來，不來。

張英：老王這回到了南方就不一定還做縣委組織部長啦，也許要當縣長了呢。

張娟：管他當什麼呢！

忽然，岸上傳來喊聲：「李秉如，李秉如……」

秉如：哎，老王，你來啦！（趕忙把船划到岸邊去，對張娟）好，來了，來了，別急啦。

（向別的船叫喊）喂，老陳，王漢龍同志來啦，咱們先上岸照像吧！

王漢龍在岸上等待着。

小船靠岸，三人下船，其餘的人也陸續上岸。

秉如：怎麼，工作談好啦？什麼時候南下？

漢龍：不南下啦。

張娟：不南下？

漢龍：決定留在這兒啦。

秉如：真的呀！

漢龍：騙你幹什麼！

秉如：好極啦，留在哪兒工作？

漢龍：和你們一個縣。

秉如：還是搞組織部長？

漢龍：不，區長兼區委書記。

秉如：桃花川？

漢龍：是的。

秉如、張英：（同時）唉呀，好極啦！好極啦！咱們一道走吧！

張娟：爲什麼又不南下了呢？

秉如：這邊工作需要。

張娟：現在不是由農村轉到城市了嗎？

漢龍：是的，可是也不能不要農村呀！

張娟：那不能要求在城市工作嗎？

漢龍：農村、城市還不是一樣！

秉如：桃花川是個困難地方，非老王去不行！來來來，站好，拍照啦！

秉如擺好自動拍攝機，急忙跑去和大家站在一起，忽然發覺張娟愁眉不展，用手逗了一下她的下巴：「哎，樂一點！」

張娟勉強一笑，恰好照像機「卡扎」一聲，拍進去了。

第二天下午，畫面首先顯出前一天拍的那張照片，已被張娟貼在照像簿上，以後我們逐漸看見張娟的手在貼另外一張她和漢龍合影的照片，最後看見張娟是在招待所的陽台上。

王漢龍在屋裏收拾書籍和零碎東西。

王漢龍包好一捆書籍，由屋裏走出陽台，看見張娟依着欄杆，手裏抱着照像簿，在眺望着這現代化的市街，悠然神往，她顯然表現出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

漢龍：怎麼，你還捨不得離開這兒？

張娟：誰說？

漢龍：那你老站在這兒發呆幹什麼？

張娟：這兒涼快。

漢龍：唔……（會心的笑着）小張，鼓起勇氣來，別給老李他們笑話。

張娟：我沒有什麼嘛。

漢龍：那就更好。（看錶）我到省政府去，你把那些零碎東西收拾一下，好不好？

張娟：我曉得，你去吧。

秉如和其他三個幹部進來。

秉如：老王，到時候啦，走吧。

漢龍：好好，走。

大家走出。

在省主席的辦公室裏，主席在給王漢龍等六七個地方幹部談話，空氣非常親切。

省主席：……目前有好些同志以爲我們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到城市，因此農村就是單純的爲城市服務，農村永遠是吃虧的，所以今天做農村工作就是賠本的買賣！（笑聲）

他們不瞭解我們的農業生產給工業積累資本，供給原料，發展工業；而工業的發展又返過來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兩方面是相互結合的。沒有農業，那能單純的發展工業呢？對不對？唔！這是一種糊塗思想。說老實話，這回王漢龍同志去的地方是特別艱苦一些，而且地方偏僻，（站起來走到牆上掛的全省詳細圖面前）你們看，這裏靠近邊沿上，靠近大山，真是荒山僻野，民窮地薄，所以要加倍的努力。（看了王漢龍一眼）好，時間不早了，你們誰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衆人：沒有啦。（衆起身）

漢龍：你在吧，主席，我們走啦。

省主席：我沒有事，走走，一齊到門口。聽說你最近結婚了是不是！

漢龍：是的。

省主席：怎麼，你愛人很能幹吧？

漢龍：談不上，她參加革命的時間很短，沒有經過鍛鍊，工作熱情倒有一些。

省主席：那就行，到實際中去鍛鍊鍛鍊就好啦。這樣你區上的婦女幹部也有啦。

省主席送他們走下樓梯，一直送到大門口，和一個個握手告別，當他和王漢龍

握手告別時，特別鼓勵了一句——

省主席：希望你好好的完成任務！

漢龍：好，我一定好好工作！

第二天清早，王漢龍、張娟、李秉如、張英等七人一齊由月台上扛着行李走上火車。

車廂裏。旅客在來回地找尋座位。

王漢龍在往行李架上擱鋪蓋捲。

張娟和張英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張娟在好奇地望着窗外。

汽笛聲響。

秉如：坐好，開車啦！

火車開動。

張娟：（小孩似的）呵，走咯。

秉如：唉呀，小張，別流淚呀！

張娟：去你的吧！

大家哄笑起來。

火車開出了郊外，速度逐漸加快起來。

漢龍、秉如等隨着火車的興奮的節奏，望着車廂外面的原野，不由自主地唱起「祖國進行曲」來。

隨着進行曲的歌聲，火車在遼闊的原野上奔馳。

太陽偏西，汽笛長鳴，幹部甲告別。

幹甲：好，同志們，再見啦！

秉如：再見，老陳！（做個敬禮的手勢，引起哄場大笑）

火車在繼續進行。

車廂裏的空氣慢慢沉寂起來。

王漢龍在看報。

張娟和張英在聊天。

張娟：英姐，你們那個區離桃花川有多遠？

張英：聽說有三四十里，我也沒走過。

汽笛聲響，幹部乙、丙（女的）準備下車。

幹丙：同志們，我們在這站下啦。

張娟：好，再見！

衆人：再見。

火車在繼續進行。

王漢龍、李秉如等仍在看書。

張娟已感疲乏，打起盹來。

張英：（催促秉如）快到啦，行李拿下來。

秉如：呵。

張英：小張，小張，我們下車啦！

張娟：你們這兒下啦？

張英：噢，咱們以後常通訊，啊？

張娟：好。

秉如：我們不到縣裏去啦，老王。

漢龍：呵，你們這兒下啦？

秉如：嗯。

漢龍：好，再見。

張娟：再見，英姐！

火車繼續向遼遠的天邊挺進。

太陽已靠近西山。

車廂裏的座位更形空虛，大半節的車廂只剩漢龍和張娟兩人了。

張娟靠着窗口，寂寞而疲乏地睡着了。